

风物 深度

偶像坍塌后怎么办？与大湾区哥哥姐姐价值观渐远的昔日粉丝们

长大之后，乡愁是一条价值观的鸿沟，我在这头，偶像在那头……



中国电视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艺人组合“大湾区哥哥”在节目上演出。网上截图

特约撰稿人 孙小椒 发自香港 | 2022-04-14

大湾区哥哥 大湾区

3月底上海市因应疫情开始实行严格的社区管控，民生状况众所瞩目的同时，一批香港明星在此期间的居沪

生活状态也成为社交媒体或传媒娱乐版焦点。如刘嘉玲、郑希怡贴出自己下楼排队检测的状况，盛赞检测人员辛苦；早两年已与丈夫陈小春定居上海的应采儿晒出自己在家为儿子理发的照片。唯一对封锁状态表达不满的，或许是两年前移沪的演员陈浩民。近日其妻蒋丽莎在直播中讲述疫中封控生活，指购买2斤蔬菜花费人民币2000元，但其部分言论随即引起内地部分网民不满，或有人说“如果觉得被人坑可以回香港”。

近年港星移居内地潮，“大湾区哥哥”或“大湾妹”也随娱乐节目及社交媒体成为热门词汇，而在一众大湾区哥哥姐姐于内地市场披荆斩棘的同时，亦有一批曾经深爱他们、但如今价值观已不再相同的粉丝歌迷，需要面对曾经相伴成长的艺人与自己渐行渐远的事实。时代因素于个体之选择与爱的参与，牵扯与碰撞，如何调适，笔者邀请了一些大湾区哥哥姐姐们的昔日歌迷，讲述从喜欢、共情，到放下或继续的历程，看时代的转折如何作用于一段终需坍塌的关系。

前传：“大湾区”，由香港艺人推上热门的政治概念

在讲述与“大湾区哥哥”的关系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被娱乐版和明星们推至出圈（政经领域的圈）、成为日常热门词汇的“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2015年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文件提出，其后数年零散现身各级官方文件，2017年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而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大湾区”概念终在政经领域进一步炒至热门，坊间亦有意见认为是对香港之于内地定位的重新定义与边缘化。

尽管在政经领域引发讨论，但“大湾区”概念最初数年，并未于香港乃至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之间流传。而随着香港社会冲突激烈，不同领域的名人包括香港演艺明星们所持有的个人政治立场，其对“反修例”运动、中央管制乃至民主自由的取态，也频繁出现于社会讨论之中。支持运动的艺人，如何韵诗、黄耀明等人遭到封杀；支持政府的艺人则在得到中国官方、民间欢迎的同时，也失去一部分香港粉丝。典型事例如2019年6月30日，谭咏麟、钟镇涛等出席撑警集会，后有对其政治表态失望的歌迷将他们的黑胶唱片打碎。

此前此后，一次次表态和站队中，大量出身、成名于八九十年代香港娱乐工业黄金时期的知名艺人，加入支持官方取态、或抵制辱华品牌、或参与主旋律演出的行列中，从而逐渐被坊间舆论称为“蓝丝艺人”、“护旗手艺人”，其中包括容祖儿、杨千桦、陈奕迅、Twins、谢霆锋等华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们因而流失香港粉丝，但不少人在内地市场则获更多机会，事业逐渐北移。与此同时，香港本地娱乐市场又开始涌现深受在地观众欢迎的新一波偶像与歌手。

楚河汉界，就此分开。而反修例运动两年后的今日，“大湾区”这一本不为民间舆论熟悉的概念，也正是由这批北上艺人在公众广泛认受的层面上打开局面。



艺人组合“大湾区哥哥”亮相中国电视节目《大湾仔的夜》。网上截图

2021年秋冬，湖南卫视的中年男性艺人选秀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中，五名参赛香港艺人陈小春、张智霖、梁汉文、林晓峰、谢天华在分组期间，将“大湾区”作为一个山头概念挂在嘴边，引发中国观众对他们当年参演电影《古惑仔》系列的联想，这种反差效果，使得该概念和相关艺人走红网络。

谢天华在《环球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大湾区哥哥”的走红是“无心插柳”，因他一句“你们这帮大湾仔”使观众觉得有趣才造成；而陈小春在节目中的用词，于网络上被多次转载：“我们先把大湾区坐稳了……先把人凑齐再慢慢做大。”“大哥您考虑得怎么样？”这令观众开始对“大湾区”好奇，香港演员的互动逐渐成为节目组重点推广的对象，顺势推出“大湾区哥哥”组合。

“大湾区”这一概念，突然在内地娱乐流行。一夜间，香港艺人纷纷加入“大湾区”阵营：《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同类节目《追光吧哥哥》力捧张卫健，称其为“大湾区遗珠”，甚至引发影迷指责该节目抄袭《披》的宣传思路，“也来靠大湾区营销”；莫文蔚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文章标题是《我也是个大湾妹》；《披》结束后，电视台迅速推出上述艺人的生活综艺《大湾仔之夜》，承接热度；英皇与抖音也推出生活综艺《因为是朋友啊》，主打“大湾区姐姐”，主角是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飞行嘉宾也大部分是香港人。

“大湾区”一时间成为收视保证。而翻看“大湾区艺人”名单，不难发现，尽管“大湾区”是一个“粤港澳”概

念，但目前具代表性的“大湾区艺人”，根本没有广东甚至澳门人，全是香港人。

娱评人查小欣在其新浪微博文章 [《大湾区哥哥给香港和内地带来什么启示》](#) 中，大赞“大湾区哥哥绝对是推广大湾区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大湾区明星全是香港人这个问题，她写道：“明明5个人（大湾区五人组）都是香港仔，为何不叫‘香港哥哥’？因为称之为香港哥哥，就像无形筑起了一道分成‘你’、‘我’的墙壁，欠缺了‘我们是一家人’的共融感。”

该文后来刊登在其《文汇报》的 [专栏](#) 中，而这句话在《文汇报》版中被删除了。不过她在同一篇文章中，也继续写道：“借助综艺节目的宣传，也将‘大湾区’从硬邦邦的时事财经新闻，带到轻松的娱乐版上，令大湾区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不仅回应了国家政策，更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她更预言，未来“港星”说法将会为“大湾星”：

“将不存在‘北上’、‘南下’的说法。未来，可能只有‘大湾区’概念！”

缘起：曾经喜欢，因为共鸣

如前文所述，在大湾区哥哥姐姐得到内地市场拥戴的同时，在香港，亦有一批他们的昔日粉丝歌迷，需要重新考量昔日对偶像的深爱，是否值得？如何继续……40岁的香港深水埗区议员李庭丰开始喜欢陈小春的时候，还只是个中学生。他对陈小春的早年经历如数家珍：陈初出道，与谢天华及朱永棠组成唱跳组合“风火海”，但并不成功，他很快单飞。单飞后，李庭丰形容陈小春开始建立“苦男人”的形象，演绎不少失恋苦情歌曲。这个形象令中学恋爱经历不顺利的李庭丰感到共鸣。

“有连结、有共鸣，是你会支持一个偶像的原因。”他逐渐了解更多陈小春的歌曲、戏剧，喜欢上他，唱K也必点他的歌曲。再后来陈小春与周杰伦合作，事业更上一层楼；彼时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是李庭丰最喜欢他的时刻。





艺人陈小春参演中国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5》。网上截图

与此类似，容祖儿的粉丝Louis（化名）和阿健（化名），也曾经在偶像身上找到共鸣。对他们来说，容祖儿是个唱得很好的歌手，至今也无可否认。

27岁的Louis，自认是“半个广东歌研究者”，从小学开始就会与姐姐分享喜欢的歌曲。他喜欢容祖儿对音乐的专注与纯粹：“她觉得唱歌是她的本业，没有想过其他的东西。”

Louis说，作为一名男同性恋，他对女性演唱者的歌有情意结：“那个年代的男性的歌曲，有种‘太倔’的感觉。女孩的歌曲情境比较容易进入，而且通常都是讲喜欢男孩子的。”他喜欢容祖儿的不少歌曲，《贪嗔痴》，《黄昏点唱机》，都曾让他共鸣。其中一首打动他的，是黄伟文填词的《一直看见天使》：

小天使永远在我身边 看守我至我

无恙安眠

人有苦与甜

学欣赏它好的那边

这首歌让他忆起，她曾是个很珍惜身边人的人。

阿健同样提及容祖儿对歌艺的专注，此外，除了动人的歌艺，吸引他的，还有容祖儿与众不同的气质。“喜欢她的唱歌、穿着，她身形高挑，不算‘美女’，但穿著她自己搭配的服饰，出来就是与别不同。”

2002年，香港小学五六年级有浓厚的流行乐氛围，阿健的每个同学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星。他去英皇娱乐的店面买CD，会有员工叫他填表，加入歌迷会。填完表，干事打电话过来，他逐渐参与活动，前往签名会，见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歌迷们也有聚会，逐渐形成交友圈子，他慢慢成为歌迷会的骨干。

他回忆，追星最入迷的时期，一半是喜欢歌手本身，一半因为圈子的影响。

而在那之前稍早几年，莫文蔚前往台湾发展。台湾文字工作者蔡琳森彼时还是高中生的，认识了这名歌手

后，被她深深吸引。“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很有风韵，她唱歌可以打动我的心。”他会买莫文蔚的磁带，逼自己的家人听。当然，家人并没有因他的推荐而成为莫文蔚粉丝，毕竟年代不同。

而喜欢黄贯中的阿菲（化名），则在十几岁时因为一盒Beyond的磁带，改变了原本听谭咏麟、张国荣的音乐喜好。当时Beyond还是地下乐队，他喜欢Beyond的声音和主流不同，歌词也充斥年轻的反叛和对社会的不满。

“当时大众的焦点是黄家驹，但对我来说黄贯中是一个很不同的（存在）。”他说。黄贯中一头长发，沉默寡言，阿菲觉得他好cool好有型，这是喜欢他的开始。

大概在1986年左右开始，阿菲开始经常出入高山剧场、浸会AC hall等摇滚演出场地观看Beyond演出，也购买他们的黑胶碟。他甚至加入了歌迷会，现在仍留有那张歌迷会的卡片。见证Beyond从独立走到主流，到黄家驹去世，剩余成员组成三人乐队，再到Beyond解散，黄贯中单独发展，阿菲一直都关注著他的音乐。



黄贯中《香港一定得》MV。网上截图

2004年，黄贯中依然白天工作，晚上在酒吧唱碟。于2004年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SHOW TIME Wong》。其中两首歌被阿菲特别提及。

我厌倦了状况
表演都市的晚安
只想真理不说谎
人可释放
难道再没有力对著干
掩盖双耳就没有声浪
有没有话上著网
有没有罪有没有祸……

在《香港晚安》中，黄贯中唱道。在另一首由黄贯中作曲和监制的歌曲《香港一定得》中，说唱团体大懒堂这样唱著：“睇你班高官无手尾（看你们这帮高官有头无尾）/日日坐响立法会做戏……狼披羊皮当星斗 / 市民就似羔羊……”

对阿菲来说，这是黄贯中做得最好的一张碟。从黄贯中的音乐中，阿菲看到他对社会有明确的观点。特别是这两首歌，他说，很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我欣赏他有态度，透过音乐展现自己的态度。”

初识相看两不厌，年轻的粉丝总会在偶像身上找到一部分自己。而如今歌迷们30、40、50岁了，那段记忆依然非常重要。

“你问我是否后悔？……每个人都有情感的投射和生活的压力。”30岁的阿健回起小时最喜欢容祖儿的日子，那时他刚上中一，学业压力大，而父亲刚刚过世，追容祖儿对他来说是一种寄托。“我也不会觉得现在追星的人很傻。我觉得反而是社会、生活各方面，有那么多的压力和问题，（而追星）让他们有途径抒发，将情绪放在一个对象上，是一个释放压力的地方。”

“我那时也差不多。”他说。 **早在政治表态之前，你我就已经渐行渐远了**

倘若说香港民间社会与北上娱乐明星的显性决裂发生在2019年之后，那么一些歌迷和他们的分道扬镳，则早在这个剧烈的冲突之前。

阿菲对黄贯中的留恋，在2018年就几乎消弭殆尽了。多年来他一直也有留意黄贯中的新歌，但未有再重拾第一张唱片那种钟爱。2018年，黄贯中与夏韶声、单立文、邓建明、恭硕良合办《摇滚大侠奏》音乐会，五人都是在音乐创作界有分量的前辈。阿菲去听了。

“听完那次，觉得不需要再特别去听他的音乐了。那次强烈地感觉到，某个人在某个时代终结了。”他说。

“简单描述，就是吃老本。”阿菲继续道。“对我来说，他音乐的才华应该不止于此，所以会觉得，为什么还是做回那些东西？beyond的意思是超越，我强烈感觉到他还是玩那些东西。在时代变化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音乐有没有跟着时代变化呢？我不是很看得到。”

再后来黄出的新歌他也有听，但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同。

对阿菲来说，黄贯中已经“够了”。他在2001年于黄的音乐中看到的那种态度，在2014、2019等大事件后，也不太看得到了。“摇滚是带有很多批判思考的媒介，作为一个摇滚音乐人，他面对社会这么大的转变，我不相信他没有看法。那为什么没有（相关的音乐）发表？我觉得这对一个创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会离场？”

而香港歌手投身中国市场后，歌迷感受到歌手的落差，绝不仅是政治表态上，对这一点，阿健、李庭丰都颇有感受。

2009年，容祖儿歌迷会改组，人员和风格有很大变动，阿健也适逢会考，有了自己新的生活，便逐渐淡出歌迷会。但他依然很欣赏容祖儿，有一年容祖儿14场演唱会，他看了8场。

2014香港雨伞运动时，容祖儿曾自己的社交平台贴雨伞运动象征的“黄丝带”照片，在大约两日后删除。“身边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看？我说可能是公司立场。”阿健作为歌迷会核心，也出席过公司会议，自认对容祖儿深处的机构态度比较了解。“那时我也不会怪她，我当时觉得她被公司影响，但初心跟我们一样。而即使她政治立场怎样都好，那也不是她的本业。她唱歌而已。”

但雨伞运动之后几年，容祖儿开始北上发展，阿健的看法开始转变，而这种转变无关政治立场。“红到好像陈慧琳那样，也需要玩综艺节目，但容祖儿以前把自己的事业重心大部分放在唱歌上，完全不会上综艺节目。这是我从头到尾欣赏这个歌手的原因。”他说，“但到2014、2015后这几年，我觉得她改变了很多，真的是‘加了人民币’。从一些歌唱综艺例如《我是歌手》开始，她慢慢地开始玩大陆的综艺节目。最反感是她两三年前上《乘风破浪的姐姐》。整个初心都改变了。”

“我觉得她一开始被公司影响，到现在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初心。她整个人都不同了。”阿健说。



歌手容祖儿（右）参加中国电视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3》，与另一位参与歌手在节目中发生争执。网上截图

李庭丰认为，香港艺人北上后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风格的转变：“无论唱歌的 route，出来的谈吐，演出的影视，风格都会很不同。我那个年代非常红的艺人，越来越多去大陆发展，你看谢霆锋，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再讲细一点，他很直白地表示，就是“老土了”。“香港一向重视时尚感，当年的艺人也有，但现在（他们）似乎脱节了。我相信他们的唱歌技巧没有退步，但问题是他们呈现的表演失去了香港的那种时代感，那就会断了（与本地市场的）连结。”

陈小春与谢天华等人重新组成“大湾仔”，李庭丰说，不就是类似于“风火海”重组吗？“风火海重组，不就是倒退吗？”他说。

而艺人去中国市场发展的另一个副作用，李庭丰认为，是这个人不会再花时间在香港市场上了。“没有作品大家就忘记他，这也不止是政治气氛，和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而也是后来陈小春成为山西政协的新闻报出，他才惊觉，原来自己的偶像“做歌手做到有官位”；陈小春再结婚生子，频频登上《爸爸去哪儿》等一类中国生活综艺，对外形象变成了一个顾家的丈夫和父亲。加官进爵，家庭美满，与当年苦情男人的形象相去甚远，李庭丰也觉得和他没太有共鸣了。

长大之后，乡愁是一条价值观的鸿沟，我在这头，偶像在那头

喜爱的偶像在后来与自身价值观南辕北辙这件事，在普世意义上，经常发生。近年来《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关于跨性别者的言论引发不少争议，很多书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而在中国，早在2016年中韩出现萨德争端的时候，“国家面前无偶像”便成了韩星粉丝圈的主流呼吁，与此同时是官方长达数年的限韩令。

而中港台社会环境特殊，在民间政治反对的气氛下，公众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站边国家机器。则使得每一个歌迷在面对这一矛盾时，都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处理。

“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议题：艺人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为什么会令人很有感觉。”李庭丰自问道。如纯粹从市场角度分析，他觉得艺人选择中国市场他也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以消费力计算，中国市场是大很多，一个想搵食的艺人，从这个角度肯定选中国大陆，我会说很容易理解，这是理性的分析。纯粹市场的选择，也会令一个艺人改变风格，因应那个地方的脉络去维生。那你有这样的理性的分析，乐迷自然有理性选择，你放弃香港市场，香港市场就放弃你。”

“如果他当自己的人生是一门生意，那就很合理了。”他补充道，“但我会问，人生是不是就是一盘生意？”

我不会去贬低他们，只能说，我会失望。李庭丰说。

阿菲如今已经是50岁的影像制作工作者，他则说他不会用失望来形容对黄贯中的感觉，因为没有很大的期望：“他现在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创作人。”

但他说，总会有些遗憾。

他觉得2001年那张唱片是黄贯中作为音乐人的风骨。但彼时也没有什么大事，那是董建华年代，与现在相去甚远，但那时黄贯中也有很多看法了。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大时代，却跳过了？阿菲保留一种好奇。“从朋友处听说，他有上大陆的游戏节目，我没看，不太好批评。据我所知，他在内地有出售画作，不知这些生意有没有关系，令他不方便说什么？我也是猜。我只能看到，原来在这个时代，曾经很有批判性创作的音乐人，他不在场。”

“我不会说他有什么问题，只能说对他有很大的问号。作为过往带着很多批判创作的音乐人，那个Paul，去哪里了？”

2019年7月7日 星期日
SUNDAY
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


2019
SUPPER MOMENT LIVE
The Best or Misable Moment Have you known

佛山站



乐队Supper Moment为2019年7月7日在中国城市佛山举行的演唱会宣传。网上截图

作为独立音乐爱好者，在他的视野中，也有很多类似情况。“例如近代点的supper moment，远古些的夏韶声。夏韶声曾经也是很批判的主流歌手。他在89年出版过六四相关作品，你也想不到2000年代，他也会认同一些内地官方的主旋律。supper moment，之前大家欣赏他们的，唱出口的‘革命’，但原来到大是大非，……不知道，可能很多原因吧。我想可能像Paul一样，原来他们对某些东西，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阿健从很久前开始，对容祖儿的期望就很低很低了，因为了解公司情况，他不会期望她写歌、发声支持香港的运动，“只会期望她心中暗地站在香港人这边。但她做出来的事情告诉我，没有”。而且在阿健看来，容祖儿甚至也没有扶持本地的文化。他举例有些歌手例如张敬轩，也没有特别多政治表态，但会为广东歌、为本土歌曲创作放很多心思，也会在演唱会上扶持本地的新歌手。“我想容祖儿可以有这个路线，但她选择走第二条路。”

“我2014、2019，都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在这场运动上。”阿健说。这注定他与容祖儿渐行渐远。“我不会在再这个人身上放期望，不会期望她再为了香港人唱什么好歌。”

并不是每一个歌迷都选择了背向而行。

Louis的观点则更接近“作者已死”。他对容祖儿的选择早有预判，因为容早年出过名为《祖国儿女》的歌曲，也唱过2008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北京欢迎你》，“一早知道她会投共”，他认为很多容祖儿歌迷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期待，不像杨千桦的歌迷反应那么大。“因为杨千桦的转向太激烈了。”他笑说。

至今，他也还会在网上与人争论，立场被主流定义为“黄”的乐迷，是否应该听“蓝”歌手的歌。对此他有三个论点。

“我觉得一首歌的定义不应该给歌手包纳。”他首先说道。“整首歌曲、词、编、监、公司、MV，都是很重要的部分。我觉得不能因为歌手‘有问题’，就否定了所有的歌。”

其次，他认为听众对歌曲有自己的解读。“最后吸收这首歌的人，是你自己”，他以2019年容祖儿演唱会为例，粉丝们在她过往的歌词中寻找大量可以映射这场运动的歌词，打印出来贴满了场地外，场面壮观。Louis强调，这与容祖儿无关，但歌迷们很厉害，可以真正“转化”了这首歌。



香港歌手容祖儿参与演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北京欢迎你》。网上截图

“而且我觉得作为热爱本土文化的人，你不能忽略它也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最后他认为，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广东歌就是这样逐渐因为不同的人而出现变化。“哪怕我很讨厌谭咏麟，也不可否认他对广东歌坛的作用。容祖儿也是。”

来自台湾的蔡琳森则认为，他会作为个体，需要在“这么森严的、具有法西斯教例的国家机器面前”必须

做出自己的声明的人感到理解。

“不管是莫文蔚还是哪个艺人，他们的政治认同我都可以搁置。”

随着多年时光流逝，他对莫文蔚已没有当年关注，莫文蔚“大湾妹”的表态，他也是近日才听友人提及。“我作为一个莫文蔚产品的消费者，她身为一个政治人的表态其实跟我没有关系。”他表示。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我的启蒙者，可是他是一个纳粹同情者。”蔡琳森说，海德格尔在那个时代抱了错误的政治认同，可是对他的精神给养是有效的。“一个思想家都是这样，更何况是一个歌手演员。”

“我觉得一个人表达‘我是香港人’还是‘我是中国人’，其实对我来说，没有‘我喜欢听莫文蔚唱歌’还是‘我喜欢听容祖儿唱歌’重要。”他说。

蔡琳森更对表态艺人抱有一份同情。“不管莫文蔚是不是诚恳地低头，是为了钱，还是为了表达自己心声、认同，这样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去对一个国家机器做表述，我觉得那个力量对比，都会让我同情个体这一边。在国家机器面前，个体都是软弱无力而且值得寄予同情的。”

一别两宽，抑或相逢一笑？

今年二月，香港歌手林家谦发布由林夕填词的新歌《某种老朋友》，当中的歌词引发讨论。有乐评人分析，歌词是直白地写给林夕昔日好友杨千桦，特别曲中“能暂时怀念某种老朋友／不过未能共享一叶舟／彼此都处身洪流／如何挣扎沉浮”一句，呼应当年林夕特别写给杨千桦的歌词《一叶舟》。分别支持运动和支持政府后，这对老朋友走上不同道路，林夕被中国封杀并移民台湾，杨千桦成为“大湾区”艺人，全家定居上海。沧海桑田，令网民唏嘘感叹。

一边厢，标明了包揽粤港澳的“大湾区”一称，在目前中国主流的语境应用中，重点用来称呼香港人——鲜有广州人、东莞人会自称“大湾区人”。《大湾仔的夜》找五个年过半百的香港直男做“大湾仔”，在广州开餐厅，香港演员们与广州食客生硬地用普通话聊天，而梁汉文在预告中一句“我们是来自香港的大湾仔”，呼应了当年来港行走江湖的内地人被称为“大圈仔”的称呼。

另一边厢，“大湾区”这个名词，也因为艺人们的化用，在香港民间反而被赋予了另一个意义：曾于早年表示“在中国大陆做三线歌手都比在香港赚多10倍”、“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觉得香港市场重要”的歌手侧田，近日宣布发布粤语新歌，有网友在回应栏提及旧事，问他为什么不“回大湾区”；容祖儿在脸书发布返乡过年的消息，众多前粉丝也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大湾区”；“你返大湾区啦”，也成了香港观众常赠与大湾区哥哥姐姐仔仔妹妹们的一句“祝福”。这里的“大湾区”，代指不是香港，而是中国市场。



歌手侧田于2016年亮相中国歌唱节目《蒙面唱将》。网上截图

“大湾区”成了这样一个地名，在中国，它代指香港，而在香港，它代指中国。

拥抱“大湾区”的明星们，在这股热潮中获得了丰厚回报，而与此同时，一批曾与他们相伴的香港观众，也早已渐行渐远，不再回头。

尽管面对价值观矛盾的粉丝很多，但大多数人表示，像谭咏麟粉丝砸碎唱片的激烈情况很少发生，“脱粉”更多是一段较长时间中逐渐演化的心理过程。

阿健马上就要移民了。家中收藏的大量容祖儿周边成了鸡肋，他不准备带走，但也暂时不舍得扔掉，想送给另一个容祖儿粉丝朋友。但朋友说，你有的那些其实我也都有。所以到最后移民时应该还是会扔掉，阿健说。

他觉得追星的经历对他是有帮助的。以歌迷会骨干的身份，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至今对他的工作都有影响。他到如今也没到“不喜欢”容祖儿的地步。“唱功OK的。”他说。如果有演唱会，买得到票还是会去听一场，但不会特别去抢了。

阿健现在有些有眼缘的艺人，例如近年冒起的女团，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追星了。

Louis则秉承自己的理念，还是会在串流平台听容祖儿的歌曲。“我在spotify听她一首歌，林夕也有赚钱啊。”他笑说。他始终觉得，对艺人的立场不能要求太多，而且他认为，最终“所有歌手迟早都难以避免”，有必须向“大湾区”表忠的那一天。香港近年新出现的艺人中，他喜欢林家谦，但他也强调，他最爱的，始终是黄耀明。

蔡琳森对此有着相似的判断：“我觉得莫文蔚不会是我喜欢的第一个香港艺人做这件事，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又从社会对艺人政治表态的反应说开去，说到台湾的舆论，认为这几年“台派变得很强势”，可能会变成“台派的沙文”：“台湾的情况变得一点锋利和不近人情。德希达（法国哲学家）当年谈‘悦纳异己’，我们可以拥抱不同人。她可以是中国人，可是我喜欢听她唱歌，她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一个狭隘的国族主义者，又何如？爱自己的国家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刻板和过时，在这个时代，我不会觉得她是错的。”

“在台湾，很多人文化认同是中国人，这几年他必须保持低调或小声。如果你做了不政治正确的表态就会被贴标签，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台派非常强调台湾的主体性，可是常常也用了跟对岸强国霸道的国家机器一样的方式，去霸凌一些边缘或弱势群体的认同，我觉得这是我不认同的事情。”他认为。莫文蔚的表态，并不影响他对她的继续喜欢。

放下陈小春的李庭丰，近年则探索了更多不同的音乐：“近年香港社会运动炙热，令我接触多了以前较少接触的艺人，简而言之就是‘黄’艺人。有时尚感，也令我有共鸣的艺人。比如方皓玟。她离开TVB后的音乐有自己的风格，加上支持香港的运动，令我对她留意多了。”

不过他有时还是会在串流平台听陈小春以前的歌。“我现在也欣赏他的声线。”他说。

而阿菲就很少听黄贯中的创作了。“在我来说，这些组合（黄贯中、supper moment、夏韶声）我就不需要再听下去。也确实，这些组合在一个时代已经完结了。但有别的一些东西会出现。例如supper moment在我心中已经结束了，但原来有一些很好别的音乐会走出来，例如有一队Nowhere Boys（成立于2015年的摇滚乐队）。原来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时代是很上心的。”他说，“这两年都有发掘新的音乐，不见了黄贯中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他说，当年一同喜欢黄贯中的歌迷朋友，都与他的看法差不多：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好的新东西，我们不需要停在某个特定的时空。





艺人组合“大湾区哥哥”在《大湾区的夜》节目中尝试用快艇从深圳驶到香港海域，最后失败告终。网上截图